

ORIENTAL STUDIES TRIPOS Part II

Chinese Studies

Wednesday 8 June 2011 09.00-12.00

C.18 MODERN CHINA: READINGS

*Candidates should translate **all** questions into **English**.*

*All questions are of **equal** value.*

*Copies of the **Xiandai Hanyu Cidian** will be provided.*

*Write your number **not** your name on the cover sheet of your answer book.*

STATIONERY REQUIREMENTS SPECIAL REQUIREMENTS

*20 Page Answer Book x 1
Rough Work Pad*

*Copies of the **Xiandai
Hanyu Cidian** will be
provided*

You may not start to read the questions printed on the subsequent pages of this ques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hat you may do so by the Invigilator

1.

一位博士生在党校亲历的官人官事

北京大有庄 100 号是中共中央党校。1993 年 5 月我考上了那里的博士研究生，9 月 1 日入学。1996 年 7 月毕业。

有人将其比喻"黄埔军校"这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但是能够与手握重权、身居高职的诸侯和朝廷命官，在同一个食堂乃至同一桌吃饭，用统一配置的相同的开水瓶一同去开水房打开水，在条件相仿的宿舍住宿，同学习（在大礼堂一起听报告），同娱乐（在大礼堂一起看电影，在体育馆一起打球），早晚一同在与颐和园的昆明湖相似的人工湖边散步聊天，同样在澡堂凭学员证洗澡，和大多数人只能在报纸电视上一睹他们的尊容不一样，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些高官显贵，倒是北大、清华这些中国第一学府的天才精英所不能比拟的。也可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尽管这个"月"是"水中月"，但是却切实对这些贵族的了解有了一个感观的基础。绝不是电视上和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感觉，至少祛除了他们在大多数人包括以前的我心中的魅力。

我还多次参加过在中央党校湖南籍学员（主要是那些领导干部）的在省驻京办事处的聚会，他们每逢省里一二把手来中央党校学习，便会组织安排一次，每次把我们研究生捎带上，于是我们便有了与大官们在宴席上同吃同喝的机会，而且还能够酒后晃着一张红彤彤的脸，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和省委书记勾肩搭背合影留念，他在这个时候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啊！某一任从中央某部委外派到湖南的省委书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酒是海量，虽是南方人，但酒风豪放，不分尊卑高贵，有酒必喝，很给面子，不管是谁敬酒，还是独自举杯，均一饮而尽，不留点滴，统统倒进口腔，不像某些当官的只是傲慢无比地用舌头舔舔，沾湿嘴巴。我猜测他大概一个人能喝一瓶酒鬼或者湘泉！一天，他在省部楼前与我们几个博士硕士研究生闲聊，竟然承诺硕士到县一级挂职，将博士安排到地市一级挂职，其时，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全身热血沸腾，心里油然而升起对这位省里一把手爱才惜才用的无比尊敬之情，也产生了回到湖南报效家乡的强烈愿望。我顿时想，假设书记大人此话当真，我一定头一个报名回湘，只是我们太幼稚太天真，信以为真，人家只是一种姿态，一时兴起的表演作秀，真的是听者有意，言者无心啊！只能怪自作多情，怪不得人家言而无信。好在这种事情于我们还是毛发无损。

Article taken and excerpted (with modification) from:
<http://blog.gmw.cn/u/31171/archives/2010/108502.html>

2.

《中国不高兴》就是一场秀

刚听到《中国不高兴》这一书名，还以为是在讲下岗工人不高兴，失地农民不高兴，求职无门大学生不高兴，股民不高兴，毒奶粉受害者不高兴，因为这样的不高兴能发出来，标志着中国在不断进步。但此书作者的不高兴却是目光更为远大的，讲的是全体中国人对西方国家不高兴，对某些中国人不高兴，需要一群英雄“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

我们一不小心又被代表了一回。但如果是面对外敌入侵，可能应当是愤怒，而不是“不高兴”。国与国之间又不是男女恋爱，需要撒娇。如果是国际纠纷，那就应当是通过外交谈判，争取双赢局面，而不是虚张声势的口水民族主义。看作者在新浪的访谈，崇尚的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世界就是奉行丛林法则，既然西方国家蛮横霸权，那我们也照此办理。因此，中国要有大目标，这个大目标就是“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甚至连昔日希特勒“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的口号都拾起来了，改头换面曰“持剑经商”。

除此而外，看不出作者还有什么样的基本理念。他们也谈“内政愤懑”，但那是为了外争国际霸权。用作者之一、也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的话说：“说‘不’要表达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不高兴’想表达的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可要想领导这世界，就得假设中国在各方面已经具有超强实力和崇高威望。显然“不高兴”先生们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可以领导世界了，并且特别反对“软实力”的提法。而如果要实现他们打倒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终极目标，这已不是与西方“有条件地决裂”可以了之，而是要“解放全世界”才能做到了。

要说纵横捭阖，似乎还轮不上享受着开放成果的“不高兴”先生们，当年的红卫兵才称得上气势如虹，虽然一穷二白，却能把“世界革命的中心”喊得震天响，甚至奔赴邻国去参加革命战争。结果如何呢？中国一直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时隔13年，其中的言辞虽然照样煽情，只是很可惜，中国从来都不会因这样的书而有所进步，也不会因这样的书而有所退步。

Excerpted from Jing Kaixuan's "Zhongguo bu gaoxing jiushi yichang xiu", *Nanfang dushibao* (March 31, 2009).

(TURN OVER)

3.

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

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仰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

Extracted from Gong Pengcheng, "Ruxue fuxing niandai de yinyou," *Zhonghua dushubao* (July 9, 2008), http://www.gmw.cn/01ds/2008-07/09/content_802798.htm

END OF PAPER